

向往
风景

远逝的橹声

□徐子鸣

或许是我在水泥船制造厂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缘故,在荻港村,看到河浜、埠头停满了一条条陈旧不堪的农用水泥船,就颇有一种亲切感。

荻港村位于湖州市的和平镇,在一般的浙江省地图上真还查不到。我们一行三人是看了老舍之子、作家舒乙先生的文章《最好的江南小镇——荻港村》才找到这里的。舒乙先生在文中对此地大为赞赏,认为在著名的江南六小镇之外,也许是更好的,称之为“更古朴、更完美、更幽雅,原汁原味,实属难得。”

初春的暖阳,晒得人有点懒洋洋的,但我们带着探古访幽的兴奋心情,一路张头探脑地走进村庄。与许多古村不同,荻港村紧邻大运河,确切地说是一条支流,现被称为杭湖锡旅游航道。其沿河而建,因河而兴,当地名士写的一首诗歌“莽莽芦荻洲,纵横水乱流。经营几岁月,勾画好田畴。渔网缘溪密,人烟近市稠。从来生聚后,风俗最殷优”,大概是最好的写照。整个村落四面环水,河浜纵横,与陆上相通全靠渡船,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建造了荻港大桥后,才结束了孤岛的历史。我猜想,其古朴原始的风貌保存至今,可能与交通不便、自成一体有很大关系。

我们由西向东而行,道旁有几处古建筑:已难见全貌的积川书塾,唯有八角放生池还风貌依旧,映照得天光云色;红墙上投射着稀疏树枝的演教禅寺,里面的佛像金漆都还没上过,地上散落着不少硬币……跨过一座水泥桥,很快就到了村庄中心,一排木质青瓦廊屋临河而建,堤岸的条石看过去很敦实,进口处还依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标语。漫步在廊棚底下,行人稀疏,既无来往车辆的嘈杂,更无成群游客的喧闹。斜射进来的阳光,照着面街的各式小店铺,显得很透亮。杂货店、饮食店、切面店、服装店……所售的都是百姓日常生活和生产用品。这里的建筑没有多少精工细作的雕饰,叠放在店边的已看不清什么颜色的门板,倒是可见往昔时光的痕迹。

最让我们有恍如隔世之感的是一家茶馆兼理发室。六七十平方米的屋内,进门摆放着两排简陋的长桌和条凳,墙边墙角排列着大号竹壳热水瓶,壁架上整齐地安放着茶客们用的搪瓷杯。朝东墙边有一张可摇倒的理发椅,应该是上世纪初的产品了,边上杂乱地放着刮布、剃刀之类的老式理发用品。已是午后时分,里面静悄悄的,没有一个茶客,只有一个五十来岁模样的帮工还在忙碌。我们要了几杯茶,好奇地问他:上面挂满钩子的竹竿是干啥用的?他微笑着回答:是茶客们用来挂篮子和箩筐的,这样就不会占下面的地方碍手碍脚了。然后自问自答地介绍说:这个地方你们看怎样?我们本地人有句老话: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中间有荻港。这里叫“里巷棣”,全是最古老的建筑,驳岸的是唐朝时的石料,铺路的是明朝的石子,外面几座老石桥少说也有300多年的历史。那边靠运河的“外巷棣”,可就不能相比了。我们听了忍

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

走出茶馆,三位老人坐在沿河的美人靠上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,两位老人仍在不紧不慢地下着象棋,金黄色的阳光淡淡地涂在他们身上,一切都显得淡然和悠闲,给人“现世安稳,岁月静好”的感觉,但从中又无不透露着沧桑和憔悴。

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运河边的景色。我们走到一座宽敞的“问津厅”,一条大河已跃入眼帘,但河水是浑浊的,河畔还漂荡着不少塑料袋。从高耸的八字桥下去,就是紧贴着运河的外巷棣廊屋。顺着南北走向的长廊漫步过去,更显冷冷清清。每隔几户人家就伸展出个埠头,面河的房屋大抵还可看出当年商铺和仓库的模样。在河埠头与孩子逗玩的一位大伯指点我们:这一带基本就是米行、鱼行、丝行,还有茶店、药店、南货店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这里的水路交通和贸易相当兴旺,还曾经有过一个客运码头。

夕阳西照,我呆呆地坐在埠头边。不时有庞大的运输船开过来,掀起的浪花不断拍击着堤岸。远处还有几条小划船浮动在波光之中,似乎在捕鱼捉虾,只是不见了摇着木橹前行的水泥船。我心想,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那些水泥船肯定是这里的主要生产和交通工具,河面上一定会经常响起“吱呀、吱呀”的摇橹声。如今大桥已连通了外界,而外界的高速公路、高速列车的速度,岂是笨拙的水泥船可比的。特别是村里大部分人已从往日的采桑打鱼,变为了今日的外出经商打工,大量的水泥船只好安静而颓废地停泊在河浜中、埠头边。时移世易,橹声桨影从此远逝,成了历史的一页。

舒乙先生说:“荻港村是个绝版”,那么我说,水泥船又何尝不是这儿的一个绝笔呢。

父亲的
退休生活 ③

陷入困境

□蒋静波

父亲个性并不开朗,处世也非积极,遇到烦心事,常闷闷不乐。他不善于与人主动交流,但若有人与他来交流,会非常开心。退休前,常有同事或来家小坐,或约父亲散步,或品酒言欢,谈工作言生活道未来。退休之后,因工作上再无交集,父亲与同事失去了联系。父亲又少朋友,退休后,他像一只失群的孤雁,品尝了寂寞失落的滋味,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陷于茫然之中,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和希望。

在父亲做女儿家庭老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,他的身体陆续出现了一些状况,不是抱怨这里难受,就是那里不爽,频繁往来于奉化和宁波各家医院,身体和精神状况每况愈下,身高1米74的父亲,体重由原来的59公斤一度下降到54公斤。

2005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早上,正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父亲来电:“你快到家里来,我难受极了。”声音急促、沉闷。挂上电话,我手足无措,和先生一起匆匆赶到了父亲的家。父亲正躺在床上呻吟着,见到我们,竟然哭了起来。

“爹爹,您怎么啦?”我急切相问。

“头晕,恶心,失眠,痔疮部位像闪电般疼痛,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?”

先生见状,安慰道:“您不要急,我的表兄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工作。我马上请他联系专家给您看病。”

父亲点点头,安静地闭上了眼睛,眼角犹留泪痕。望着憔悴不堪、两鬓已添白发的父亲,我突然感到父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年轻强大。父亲的时代结束了!今后,我得学习如何照顾父亲并逐渐成为他的依靠。

从那天起,带了女儿将近两个半学年的父亲不得不主动“退休”了。幸亏,女儿已成规矩,也可以放手了。从此,她独自回家,独自完成作业,从不让人操心。

几天后,我们带父亲前往上海看病。给父亲看病的是一位享有国务院津贴的老专家,他边替父亲检查边和颜悦色地说:“我的手一般能摸出病情来……不疼吧……你这里没什么病呀,更不用动刀。一点点不适每个人都会遇到,放松,没事……”听了专家的话,父亲似枯木逢春,眉头开始舒展。事后,表兄告诉我们,专家说父亲的身体没什么大碍,只是多思多虑,忧郁成疾,关键是要调节好心态。

之后,父亲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改观了许多,我们也深感欣慰。没想到,半年后,旧病又汹涌而至,再次令父亲寝食难安。父亲的学生得知后联系到浙江省第一医院一位享有盛名的专家就诊,诊断结果跟上海专家并无二致。最后,折腾父亲好长一段时间的顽疾才缓缓消除。

好景不长,没多久,肠胃不适和口腔溃疡等症又接踵而至。看病成了父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有一次,父亲在准备做肠镜检查时,竟因身体虚弱昏倒在医院里。

生病是对生活、心理状况的综合反应。我相信,父亲的身体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虚弱,严重的是他的心理健康。父亲常怀念过去,怀念过后是伤感、失落,除了工作他没有喜欢做的事,自己又拒绝主动去寻找。

我千方百计想将父亲从困境中解脱出来。一次,我告诉父亲:单位的一个老同事退休后在城外租地种蔬菜,蔬菜丰收了,送给子女和朋友,她通过劳作和收获,精神愉快,身体健康;我朋友的父亲退休后开始习书法,平时常与书法爱好者切磋技艺,生活十分充实。我试图说服父亲,一个人如果缺乏爱好又无所寄托,就会像一架难以着陆的飞机,终日在半空盘旋,没有归属感。意料中,我碰了一鼻子灰。父亲说,我既懒得种菜,更不想学书法。有一天,我跟父亲在公园散步,不觉聊起有关老年的话题。我说,其实人到老年也有好处,毛姆说,年轻人一言一行都受公众舆论的束缚,中年人则可以享受自由,我觉得老年人更应该享受这样的自由。只要活得精彩,身体健康,何必在意退休与否呢?

父亲抬头望望天空,终于轻轻地点了点头。